

## 劇情大綱

代天巡狩的三省按君—杜隱，與護衛黑珍珠兩人平日總愛微服出巡、查訪民間疾苦，這一天接到皇上命令前往接受外邦的貢品—「玉麒麟」，沒想到途中境遇見恐怖駭人的吸血殭屍，狼狽落荒而逃至雲南總督武仲雲的府邸。

武仲雲生性熱於助人，為盡地主之誼遂豪爽地答應替杜隱兩人前往危機重重的野人山接收貢品，就在杜隱兩人暫居於總督府的時候，吸血殭屍竟又出現驚擾、害得總督夫人柳燕娘與兒子武昭塵差點命喪黃泉，幸好道教天師的嫡系傳人張丟彈及時趕到解圍，不過仍讓狡猾的殭屍逃脫離開，詢問之下才知這具殭屍乃是他幾天前所遺失的，也因為如此得知武仲雲和夫人之間的感情透露著不尋常之詭異。

武昭塵自告奮勇幫染上風寒的父親去接收玉麒麟，卻慘遭黑衣蒙面人搶奪而襲擊成重傷，面對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杜隱敏銳直覺到事情發生得離奇，再經過層層抽絲剝繭的暗中調查後、發現一段塵封已久且驚天動地泣血往事，而這段血淚交織而成的不幸罹難者竟然就是復仇的……………「吸血殭屍」！！

## 「蚯蚓鬥殭屍」主要人物表：

杜 隱—三花小生。綽號「蚯蚓」，堂堂皇上欽點之三省按君、代天巡狩，手持「尚方寶劍」上斬強權豪貴、下斬貪官污吏；出身鄉下的他個性幽默詼諧、說話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直爽，是個草根性濃厚的可愛人物，雖然外表奇貌不揚，但卻包含一顆玲瓏剔透的縝密心思，運用科學智慧屢破奇案、抽絲剝繭讓惡人無所遁形，是一位嫉惡如仇、親民愛民的好官。

黑珍珠—彩旦。朝廷七品護衛、奉命保護八府巡按杜隱的安危，天生熱心助人、喜好打抱不平，卻常搞不清楚敵我狀況連連；武功高強但個性脫線、時常有令人哭笑不得的驚人之舉，雖然與杜隱兩人時常意見不合吵架，但心中卻暗戀杜隱不敢表白，想用若有似無之方法偷偷暗示，卻偏偏碰上了呆頭鵝不解風情；與杜隱兩人是一對天生的活寶搭檔。

武昭塵—小生。個性溫文儒雅、侍奉雙親至孝，從小認賊作父、誤以武仲雲為父，直到其母柳燕娘告知身世、才恍然大悟親身父親竟是恐怖的吸血殭屍—上官鴻，而武仲雲乃陷害父親的真正兇手。

柳燕娘—青衣。昭塵之母，因丈夫上官鴻受到武仲雲陷害、誤以為其夫已身亡，自己已懷胎數月、孤苦伶仃無依，為保全上官鴻的唯一血脈—武昭塵，不得已才答應下嫁武仲雲、且終年鬱鬱寡歡。

武仲雲—淨角。表面上正義凜然，暗地裡卻是心狠手辣、兇暴殘忍，因垂涎柳燕娘已久遂加害至交好友上官鴻，強奪柳燕娘為妻，始終只得到其人無法獲得她的心；後來更為了奪取大理貢品「玉麒麟」，不擇手段設計武昭塵欲至其於死地，幸好杜隱等人明察秋毫、識破其奸計，將計就計引蛇出洞將他繩之以法。

上官鴻—武生。武昭塵之父親，早年受武仲雲設計殺害、差點命喪黃泉，因而懷恨在心、化成殭屍模樣伺機復仇，見妻子柳燕娘改嫁仇人、又生下孩子，更加怒不可抑三番兩次尋求報復，卻逐漸發現事實真相……原來昭塵是自己親生兒子，遂暗中保護其之安危。

張丟彈—丑角。為張天師第 38 代傳人，生性神經質、樂於助人，極富責任正義感，因無心失落一具殭屍〈上官鴻假扮〉、遂與整件事情牽扯上關係，最後協助杜隱等人、將惡徒武仲雲繩之以法。

## 第一場 暴風雨前的寧靜

1-1 景：破廟

時：夜 人：張丟彈、上官鴻、殭屍若干

△ 悲淒凜冽的狼嚎〈剪影〉沸騰莫名地咆嘯滿月，彷彿沾染了血腥、瘋狂地吞食靜謐穹蒼

△ 荒蕪破廟、顯得格外地淒涼…煞那間、傳來了近似淒厲的叫聲。

丟彈：〈OS〉生人迴避、死者讓道、殭屍回鄉囉～

△ 法鈴鏘鏘作響、擾亂了寂靜夜空，略帶神經質的趕屍道士—張丟彈，搖頭晃腦酒醉地地引出一群恐怖殭屍〈場面舞蹈設計〉。

丟彈：【江湖調】

〈唱〉平生不做虧心事，善人自有天相扶  
生人迴避忌相遇，殭屍返鄉費工夫  
修道之人嘆無嗣，有子不肖卡不如  
一醉天下無難事，助人快樂無怨詞  
咿咿啊啞啞～馬沙馬沙拖土，煞！

〈微醺〉唉～想俺張丟彈堂堂張天師本尊三十八代傳人，抓鬼技術可說是最厲害的，誰知道遇到金融大風暴、股票被套牢，時機歹甲沒死人可誦經、沒鬼湯乎抓，不得已才得靠趕殭屍來渡生活，真是可憐喔……不過話說回來你們這些殭屍比我可憐！死在他鄉異地沒有人埋葬，好珍珠遇到做人最熱心的我，只賺些微薄走路工，救你們這些好兄弟、翻山越嶺回去故鄉落葉歸根…你們說這樣好不好啊？

△ 張丟彈宛如選舉造勢的發言，引起殭屍們熱烈迴響、不斷地跳動作撒嬌安慰之回應，令張丟彈感動。

丟彈：乖、乖！還是你們最體貼、最了解孤單老人的心聲…

△ 殭屍又是激烈跳動反應，張丟彈見狀、心情舒坦許多。

丟彈：放心！我絕對會帶你們回故鄉、交給親人好好埋葬，乖喔～大家乖乖的啲…哎啲這裡怎麼有間破廟？太棒了剛好大家就先在此休息一下吧

△ 殭屍們欣喜若狂、以跳要來回應，丟彈連忙安撫殭屍們

丟彈：〈內急〉哎啲喂…怎麼膀胱丟丟彈、尿急想要喇？快點、快點！要「喇」下來了，快

找個地方解決…

△ 張丟彈急忙下去尋求隱蔽處，霎時間恢復一片寧靜。

△ 狼嚎數聲後〈燈光變換陰森色系〉

△ 忽然刮起一陣莫名強風，吹掉其中一具殭屍〈上官鴻〉額頭上的令符；頓時、上官鴻怒目瞪視，腐爛的半張臉開始猙獰地扭曲著，目露兇光庇牙裂嘴地環顧四週，突然發出淒厲之怒吼咆嘯後，以迅雷不及掩耳地衝逃脫離去…

△ 燈暗落幕

## 1-2 景：黑森林〈山洞〉

時：夜 人：上官鴻〈殭屍〉、杜隱、黑珍珠

△ 黑森林裡瘴氣凝聚、煙霧層層瀰漫，隱約一詭異山洞，藤蔓野草張牙舞爪、盤據肆虐著，蟄伏若隱若現之危機

△ 忽然傳來杜隱悠揚歌聲。

杜隱：【郊道】

〈唱〉遊神州 錦繡河山，一肩承擔～

△ 杜隱瀟灑亮相，黑珍珠則持燈籠小心謹慎、彷彿夜間疾行軍模樣。

杜隱：〈唱〉倦鳥歸 夕陽殘，代天巡狩 爲民伸冤

一路奔波 下雲南

珍珠：〈唱〉無人識 欽差巡按

杜隱：〈唱〉朗朗乾坤 民樂歡

珍珠：〈唱〉尙方寶劍 惡人喪膽

杜隱：〈唱〉心繫社稷 錦繡河山，一片丹心 照人間

珍珠：〈誇張肢體〉stop！喂喂喂…「蚯蚓」啊！

杜隱：〈斥責〉啥米咧「蚯蚓」？胡亂來真是沒禮貌！〈正經八百〉本府乃是當今聖上所欽點的代天巡狩、三省按君姓「杜」單名一個「隱」字

珍珠：〈嘻笑〉合起來不是同款「蚯蚓」啊？

杜隱：〈怒吼〉杜隱啦！

珍珠：好啦好啦！要杜隱就給你杜隱，可是剛才很奇怪呢？

杜隱：奇怪什麼？

珍珠：咱們明明就是唱歌仔戲的，怎麼會變成唱黃梅調的郊道出台？

杜隱：煞不知唱這首歌比較適合這時候的氣氛～哎呀喂…

△ 杜隱環顧四周漆黑詭異的氣氛，害怕不自主地握住黑珍珠的手，黑珍珠卻會錯意、誤以爲杜隱趁機示愛，害羞地輕微撇開手。

珍珠：〈撒嬌狀〉嗯～杜隱你最近變了…

杜隱：我變了？沒有吧哪有…啊？有了！最近呵減肥茶變比較瘦了

珍珠：哎喲不是啦！〈欲言又止〉人家是說…是說

杜隱：〈不耐〉說說說…「管子一隻長長」啦！怎樣快點說啊？

珍珠：說你變得好溫柔、好體貼、好羅曼蒂克哦～是不是因爲情人節快到了想給人家一個 surprise？

杜隱：啊…撒什麼來吸？〈音誤〉

珍珠：surprise 驚喜啦

杜隱：哪有啊？

珍珠：要不然你怎會故意選在夜晚，邀人家提燈籠散步、還偷摸我的手呢…

杜隱：〈害羞〉哎喲「一丈差九尺」你誤會了其實我…這都應該怪你皇兄我老闆啦！無代無誌要咱們趕過去雲南接收貢品，所以才會連夜趕路…

珍珠：〈失望〉原來是這樣子

△ 忽然間、雷聲震耳隆隆作響。

杜隱：哇？好像快下雨了

珍珠：真奇怪？剛才明明還看得到月亮…怎麼一眨眼就閃電打雷霹靂啪啦的？

杜隱：別說那麼多了，先找個地方待會兒才好避雨。

珍珠：對對對…先找避雨的地方要緊〈回首驚喜〉啊？杜隱你看！那裡有個山洞耶…

△ 杜隱順勢望過去，見到被藤蔓遮掩的隱伏山洞、正微微冒出白色輕煙，宛如神龍吐霧一般、眾人不由得嘖嘖稱奇。

杜隱：哇～我生眼睛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到山洞會自己冒煙的？

珍珠：〈驚訝〉對啊…好像天上神龍在吞雲吐霧耶！這會不會是傳說中的龍穴？

杜隱：龍穴？〈撲哧一笑〉哈～我看「狼狽」比較快啦！別在那兒練肖話了快來躲雨要緊啦

珍珠：喂～臭杜隱你也聽我說完嘛…

△ 珍珠不停地碎碎唸，但杜隱毫不理會逕自往山洞入口走去，撥開藤蔓、隱約有個人形背影閃爍，兩人同時嚇了一跳。

杜隱：〈怕〉黑珍珠！裡面…好像有人呢？

珍珠：有人就有人有啥好大驚小怪的？

杜隱：不過…看他模樣又不像是人？

珍珠：哎喲～你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怎麼沒膽量的？用屁股想也知道、那人絕對跟咱們一樣，是要來這兒躲雨的。

杜隱：誰會三更半夜不睡覺、跑來這兒躲雨？

珍珠：這…〈搔首〉你說得也有道理哦～

△ 雷聲、閃電交互閃爍作響。

杜隱：別說那麼多了、快要下雨了！咱們先打個招呼、才不會歹勢。走啦～

△ 黑珍珠躲在杜隱身後、半推半觀望形勢，杜隱率先打破沉默。

杜隱：ㄟ…【四句連】

這位大哥真歹勢

若有打擾別怪罪

這陣西北雨是不小

能否讓我們進來山洞避雨客做伙？〈擠在一起〉

△ 背影聽到聲音警覺性挺直身子，卻仍不發一語，杜隱兩人對望一眼，作出不了解的手勢。

杜隱：等雨一停閃電過，馬上離開抹牙枷〈不添麻煩〉

△ 背影仍無反應，引來珍珠不滿。

珍珠：喂喂喂！

沒見過做人這麼搖擺〈囂張〉

我們說甲嘴角全波、你煞怙怙裝大排〈說盡好話〉

一個屁股向人客 態度有夠歹

無你是真啞巴、還是假號呆？〈傻瓜〉

△ 珍珠推了黑色背影一把、引來他不悅低頭悶哼數聲，杜隱覺得情況有異、但黑珍珠卻渾然不察。

珍珠：哼什麼哼！告訴你現在我的火氣比誰都大！不管你答不答應、我都要進來這兒休息，怎樣？不然你咬我啊！咬我啊…

△ 珍珠又推了背影數，突然、怒地猛然回頭怒吼，赫然是逃脫的殭屍上官鴻，腐爛的臉猙獰地扭曲著，口中還緊咬抖動的生雞，鮮血涔涔滴落令人不寒而慄；杜隱兩人嚇得魂不附體、連退數步。

珍珠：哇～鬼…鬼…

杜隱：不是鬼，是…是殭屍…

珍珠：而且是吸…血的…殭屍啦…

△ 上官鴻目露兇光、惡行惡狀地瞪著兩人

杜隱：【七字調】

〈唱〉晴天霹靂丕嘆采，心臟爆炸大聲哀〈驚慌失措〉

珍珠：〈唱〉遇到殭屍真正害，這下穩死血獅獅〈血流如柱〉

杜隱：黑珍珠！要命快跑啊…

△ 殭屍追逐著兩人、形成趣味畫面

杜隱：【七字快板】

〈唱〉一步當作 三步行

腳酸手軟 心驚驚

珍珠：〈唱〉熊熊找無人轉頭看

杜隱：〈唱〉他同款在我們的卡吃啪〈背後〉

救人喔！快走啊…

△ 倏地、殭屍發狂撕毀生雞，怒吼咆嘯、張牙舞爪衝出山洞

△ 杜隱兩人誤以為被殭屍追，驚聲尖叫連爬帶滾落荒而逃，殭屍上官鴻從另一方下。

△ 燈暗落幕

## 第二場 刻畫紅塵

2-1 景：花園

時：夜 人：武昭塵、柳燕娘、武仲雲、春蘭、上官鴻、侍衛若干

△ 月光皎潔、灑落一地清涼，武昭塵獨坐於花園、埋首刻劃手中之菩薩木雕。

昭塵：【吟詩調】

〈唱〉輕挑慢描 刻紅塵，似真非真 一點心

喜怒哀樂 訴不盡，菩薩微微 笑世人

△ 柳燕娘出現身後，女婢春蘭隨身端著人參雞湯，見昭塵專心於雕刻、心中甚感欣慰。

燕娘：【月夜思情】

〈唱〉月色迷濛 添秋韻，流水無情 怨韶雲

多少心酸 空遺恨，望子成龍 耀家門 塵兒～

△ 昭塵回頭一看、原來是母親來到，倍感窩心。

昭塵：娘～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不叫我一聲？

燕娘：〈微笑〉才剛剛來而已。

春蘭：什麼才剛來？少爺！我們已經站在你身後很久了，是夫人見你太過專心、才不好意思打擾。

昭塵：哦～原來是這樣子，娘～天氣已經稍微轉涼了，你只有穿這樣會不會冷啊？

燕娘：沒關係…塵兒你一定很累了，來！娘替你熬了杯人參雞湯、快趁熱喝了。

昭塵：〈不忍〉娘～這讓下人做就好了、何必你親自動手呢？

春蘭：〈嫉妒〉唉～少爺！你有個這麼好的娘、隨時在身邊噓寒問暖，又親自下廚、燉熬人參雞湯，真叫人忌妒哦！若是我娘也像夫人這樣、叫我做牛坐馬也甘心哦！

燕娘：春蘭、別胡說…〈端起雞湯〉塵兒～快趁熱喝吧、涼了就不好喝了

昭塵：多謝娘親！〈接過雞湯、調皮對春蘭〉古人說「天公疼憨人」，你哦～就是太調皮了，所以不可能像我這麼好命。

春蘭：〈嘟嘴〉哼！

△ 春蘭淘氣地甩過頭、悶哼不說話，忽然看到桌上木雕、驚奇地不由得拿起來讚賞一番。

春蘭：哇～少爺！這真是你雕刻的嗎？

昭塵：〈得意〉當然囉～

春蘭：這比外面專門的雕刻師父、刻得還要精巧細緻呢！少爺你真的很厲害喔！

昭塵：〈害羞〉哪有？你別褒獎我了…

春蘭：沒騙你啦、真的耶！

燕娘：〈微笑搖頭〉你哦～最會捉弄你少爺了…

春蘭：〈吐舌頭〉哪有嘛～不過說也奇怪，咱們老爺堂堂是威風凜凜的「總督」，什麼兵法戰術、武刀弄劍都是他最愛的，為何都沒教導少爺呢？

昭塵：唉呀～我對那些武刀弄劍、根本就沒興趣嘛！

春蘭：那雕刻呢？

昭塵：咦？你不說我還沒想到，〈沉思〉對喔～每當我雕刻時、總會有種莫名熟悉的感覺。

春蘭：〈疑問〉什麼莫名熟悉的感覺？

昭塵：【都馬調】

〈唱〉這種感覺 讓人很溫暖，特別親切 充滿樂歡

心莫名、自然靜 言語難評斷，似遊子、回故鄉 沉醉心留戀

春蘭：耶～好奇怪？

昭塵：有什麼奇怪的？

春蘭：〈唱〉你與老爺哪像是父子？

△ 燕娘聞言、心中微微一震。

昭塵：〈唱〉心地善良 像慈祥的阿娘，個性隨和 像阿爹

春蘭：〈唱〉人說「好竹出歹筍」啊 才會生到鬼靈精怪的少爺

昭塵：春蘭看看你又胡言亂語了…

春蘭：失禮啦～

△ 忽然間「蹦！」沉重的腳步聲緊緊扣人心弦，忽急乍緩由遠而近，繃緊每個人的神經。

春蘭：咦…少爺這什麼聲音？怎麼那麼恐怖？

昭塵：〈凝聽〉好像是腳步聲？而且越來越接近…

△ 突然殭屍「蹦～」地一聲出現與燕娘面對面，燕娘回過神來、發現殭屍驚嚇不已。

燕娘：〈驚惶〉哇～【望月詞】

〈唱〉心慌驚駭 亂紛紛，飛了七魄 走三魂

冷汗直流 甲鹵筍，哪來夜叉 索命魂？〈驚嚇打寒顫〉

△ 殭屍步步逼退、三人害怕畏縮成一團，殭屍〈上官鴻〉看見燕娘、彷彿發現仇人般，不斷地對燕娘咆嘯攻擊

昭塵：〈唱〉地獄竄出 邪惡魔，殺氣騰騰 殘無辜  
保護娘親 性命顧，犧牲自己 又奈何

△ 昭塵護母心切、與僵屍糾纏抵禦，終於惹怒殭屍、憤而將他擊退倒地，眾人驚慌失措之際，忽然傳來武仲雲宏亮的聲音。

仲雲：夫人啊～

△ 武仲雲率領侍衛匆匆前來，眾人見到殭屍面面相覷、心驚膽跳地不敢向前，殭屍憤怒地向人攻擊，仲雲心中有所忌憚，殭屍趁機跳出現場，仲雲命侍衛追下。

仲雲：來人啊！追～〈侍衛下〉

燕娘：〈驚魂未定〉啊…殭屍…殭屍

昭塵：娘～

△昭塵與春蘭狼狽爬起身來。

仲雲：〈擔憂〉夫人你有沒有怎樣？

△ 武仲雲憂心忡忡、欲扶起柳燕娘，驚魂未定的燕娘抬頭見到武仲雲反而逐漸恢復鎮定，態度冷漠地轉過頭去、將手交給昭塵攙扶起，令武仲雲尷尬不已。

燕娘：〈冷漠〉我沒事我沒事…

昭塵：爹！剛才那具殭屍臉都爛了、青面獠牙很恐怖，突然衝進花園襲擊我們…

春蘭：〈驚魂未定〉對啊老爺！而且殭屍還一直追著夫人不放…

仲雲：哦？〈欲握手表示關懷〉夫人你…

燕娘：〈故意撇開身子〉我不是說過我沒事，請老爺勿用操心。

仲雲：夫人我…〈臉色沉悶、隨即轉變為熱絡〉塵兒！你可有受傷？來人啊～馬上去找大夫…

昭塵：爹不用啦！只不過是皮肉之傷不要緊，但是爹！那個殭屍非常殘忍我們必須早點抓到，不然我擔心百姓會受災殃。

仲雲：嗯～爹心裡有數、交給我來處理就好，你在家與你娘…

△仲雲故意看了燕娘一眼、仍是冷漠反應不禁心生悶氣。

仲雲：唉～好好養傷知道嗎？

昭塵：孩兒知道。

△ 一名侍衛匆匆上。

侍衛：啓稟總督！朝廷按君大人來訪，現在已經於大廳等候。

仲雲：嗯～我知道了，你先命人招待貴賓本總督隨後就到。

侍衛：是。〈拱手作揖下〉

仲雲：夫人！有貴賓來我先去…

燕娘：〈打斷〉老爺有要事請自便。

仲雲：我…〈鬱悶〉唉～塵兒！替爹親好好照顧你娘、知道嗎？

昭塵：塵兒知道、爹爹做你放心。

△ 仲雲不悅匆匆離去、徒留母子兩人各有所思，燈暗收

## 2-2 景：客廳

時：夜                      人：杜隱、黑珍珠、武仲雲

△ 武仲雲態度恭敬、備設酒席，拱手敬酒。

△ 杜隱兩人灰頭土臉、略微狼狽

仲雲：歡迎按君大人駕光臨，粗茶薄酒不成敬意、望兩位笑納。

杜隱：總督大人太客氣了。

珍珠：對啊！咱們才初次見面，你就三碗公湯、四碗公菜，辦桌辦得彭彭派派，呵～沒見過出手這麼海派阿沙力的喔！

杜飲：大人讓你這麼破費，真歹勢呢…

仲雲：三位大人遠道而來，人家說來者是客，讓本總督略盡地主之誼、招待貴賓也是應該的。

杜隱：既然大人這麼說我們就不客氣了，來來來…我敬你！大家開懷暢飲～

△ 〈吹牌〉雙方互相敬酒、表示友好，黑珍珠飢腸轆轆地吃了起來。

仲雲：啊？對了！按君大人千里路途來到雲南大理，聽說是奉了聖上命令

珍珠：〈嚼著食物〉對啊…

仲雲：但不知是爲了何事？

珍珠：〈含糊不清〉還不是那個…

杜隱：〈拿雞腿塞住黑珍珠嘴巴〉唉呀～你吃東西怙怙啦！讓我來說總督大人！其實我們是爲了接收貢品而來到雲南大理。

仲雲：〈疑問〉敢問大人是接受哪一邦的貢禮？

杜隱：就是安南國的國寶—「玉麒麟」！

△ 仲雲心頭一震暗暗思索著，微微露出陰沉表情、完全沒注意到杜隱呼喚；兩人不禁好奇地對望，杜隱輕拍一下仲雲隨即警覺到恢復常態。

杜隱：總督大人…〈輕拍肩〉你是怎麼了？

仲雲：沒…沒有啊！

珍珠：要不然、怎麼忽然間都沉默不說話？

仲雲：啊？〈微笑〉大人提起貢品讓我忽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

杜隱：什麼重要的事？

仲雲：【雜唸調】

〈唱〉接受貢禮到安南，必須經過野人山

兩人：野人山？

仲雲：是的！

〈唱〉山路崎嶇真危險，一步之差 命喪黃泉

尙介可怕是毒霧瘴氣，若吸入神經錯亂 全不知

還有凶猛野獸暗偷襲，拆吃入腹 難回天

珍珠：〈唱〉越聽心裡越恐怖，危機重重性命無

仲雲：〈唱〉一不小心、就永遠找不到出路…

杜隱：〈唱〉突然四肢無力、頭暈目眩 心糟糟

我就知道！皇上不會那麼簡單讓咱們「挑軟的」，每次都派這種危險的工作。唉～吃人家的頭路命運就是可憐

仲雲：〈唱〉在下畢竟是本地人，地理環境 比較了然於心

若對本總督 能信任，代勞大人 去接受貢品「玉麒麟」

珍珠：〈暗爽〉～～有道理喔！在這兒吹冷氣、喝熱茶，又能完成任務不錯哦！

杜隱：你惦惦啦…總督大人哪！

〈唱〉來此打擾已很歹勢，危險任務怎可再增添你問題

仲雲：〈唱〉我是主人來者是客，應盡地主之誼 相交陪

儘管放心等我將「玉麒麟」完封不動交給兩位大人。

杜隱：但是皇上他…

珍珠：哎喲～皇上只關心結果而已，只要咱們將「玉麒麟」完整交給他其它哪會管那麼多？

仲雲：是的！看你們爲了任務上山下海、勞心勞力，連梳洗整理的時間都沒有，兩位大人應該稍作歇息了

△兩人對看了一眼、忍不住撲哧一笑。

杜隱：總督大人！你誤會了，這…〈欲言又止〉怎麼說呢？

珍珠：〈害羞〉其實我們是去乎追殺、才會這樣子灰頭土臉。

仲雲：大膽！堂堂朝廷欽差、誰敢追殺按君大人？你告訴我是何人所爲下官絕對將他嚴辦

杜隱：〈羞於啓口〉阿度…阿度…

珍珠：別攔阿度啦！總督大人啊～其實我們是被殭屍追殺。

仲雲：殭屍？

杜隱：對啦！殭屍很生氣瞪著我們、整張嘴都血淋淋，見到我們好像仇人一般不停地追追追…害我們跑得「會噓雞攔抹吹火」，熊熊沒注意摔倒爛田才會變成如此狼狽。

仲雲：〈頓悟〉啊？按君大人所提到的殭屍是不是差不多這麼高、而且臉已經爛掉一半？

兩人：〈顫抖〉啊…你怎會知道？

仲雲：不瞞大人所說！就在你們來之前剛好也有一具殭屍侵入府邸想傷害我的家人。

杜隱：〈驚〉哇～想說跑來這安全了…誰知道他已經早一步來「登」

△ 珍珠一聽到殭屍、趕緊做收拾包袱狀，催促著杜隱

珍珠：杜隱哪…快！包袱款款咱們快漏跑…〈拉手欲跑〉

杜隱：黑珍珠你在做什麼啦？

珍珠：殭屍連這裡都敢進來了，依我看總督府也不怎麼安全，咱們還是住外面比較安全…

仲雲：大人啊～住外面更加危險。

杜隱：怎麼說呢？

仲雲：〈微笑〉你們若住在總督府裡、我會派遣重重兵力，二十四小時保護兩人安全絕對不會受殭屍傷害，但若是住在外面者…我可就不敢保證了

珍珠：〈一征〉咦？對呀…我怎麼沒想到呢？

仲雲：哈哈…按君大人！在府邸有任何需要但說無妨，本總督明天就先上路、安排一些瑣碎之事。

杜隱：既然如此、就煩總督大人了。

△ 杜隱三人作揖欣然答應，武仲雲拱手回禮、露出陰沉之微笑。

△ 燈暗落幕

### 第三場 糾纏的塵封

3-1 景：街道

時：日 人：黑珍珠、張丟彈、百姓攤販若干

△ 街道上市集鼎沸、人潮洶湧，一片熱鬧繁華。

幕內：【三盆水仙】

〈唱〉大街小巷 鬧綵綵，熱鬧滾滾 攤位擺  
人客人山 又人海，突然傳來 大聲哀

丟彈：〈幕內〉心肝寶貝！你在哪兒啊

△ 忽然間、傳來歇斯底里的深情吶喊，宛如慈母尋子、千里尋夫般煽情。

丟彈：【今夜又擱置落雨】

〈唱〉我相信、我相信沒人比我對你擱卡好  
為怎樣、為怎樣咱們的緣分怎會這呢薄  
啊～今夜又擱置落雨、又擱置落雨…  
找沒「殭屍」、我的心肝會難過

△ 張丟彈筋疲力竭、滿頭大汗地穿梭街訪。

丟彈：〈攔路〉你有看到我的心肝？

路人甲：哇～肖仔！〈趕緊跑開〉

丟彈：借問一下、是否曾看見我的寶貝殭屍？

小販乙：神經病…閃啦！別妨礙我做生意。

△ 張丟彈逢人就攔路詢問、行人紛紛走避，黑珍珠與杜隱出來逛街、對此人深感奇怪。

丟彈：心肝寶貝啊～你到底跑去哪兒？為什麼都沒人看到我的「貼心仔」，為什麼〈對天吶喊〉為什麼啊…

珍珠：阿伯仔～你怎麼了？

杜隱：啥米代誌讓你如此傷心？

丟彈：〈啜泣〉我的心肝寶貝不見了…嗚～

杜隱：〈拍肩安慰〉哎喲可憐哦！人吃老了某才來討客兄跟人走…

丟彈：你說啥啦！不是我某啦，嗚…

珍珠：〈胡疑〉阿伯仔！你不是說心肝寶貝不見了？

杜隱：對呀！不是你某不然是什麼？

丟彈：是我的「殭屍」啦！

△ 杜隱、黑珍珠睜大眼睛，驚訝無比。

兩人：〈尖叫〉殭屍？

丟彈：那是我的心肝寶貝，嗚…

珍珠：阿伯！你那殭屍是不是差不多這樣大仙？

丟彈：嗯～

杜隱：他的臉還爛掉一半？

丟彈：〈輕揉淚眼〉咦…你們怎麼知道？

兩人：〈歡呼〉啲乎～賓果、就是他！

△ 兩人手舞足蹈後、忽然架起張丟彈。

丟彈：〈驚慌〉你們…要做…做什麼？

兩人：帶你去找心肝寶貝。

△ 兩人架下張丟彈、留下百姓議論紛紛。

△ 燈暗收

### 3-2 景：花園

時：夜

人：上官鴻、昭塵、杜隱、黑珍珠、張丟彈

△ 冥紙空中一灑；法鈴祭器聲響徹雲霄

△ 張丟彈全副武裝、搖鈴設壇祭法，杜隱等人在旁圍觀。

丟彈：〈唱〉一請天清清、二請地靈靈

三請四海眾神明、急急如律令、阿薩不魯到壇前！

壇前也有米、也有斗，也有四果與蠶豆…

杜隱：武公子！聽說老夫人身體微恙？

昭塵：是啊…娘親她受了點風寒現在於房內歇息。

杜隱：不然你先去照顧老夫人、這裡我們來發落就好。

昭塵：但是…

丟彈：公子你放心，我做師公十幾年了、抓殭屍俺專門的啦！

珍珠：對啊！總督替我們去安排貢禮之事、老夫人生病又沒人照顧，這樣子我們會心上不安。  
快去照顧你娘啦！

昭塵：〈感激〉那就麻煩各位了

△ 昭塵拱手作揖下。

△ 張丟彈結指成印、口中念念有詞；忽然沉重的腳步聲又出現了，眾人面面相覷屏息呼吸，  
張丟彈法印一指香爐砰然爆破

△ 殭屍〈上官鴻〉怒地從天而降，杜隱等人嚇得躲至丟彈身後。

丟彈：〈欣喜若狂〉哦～心肝寶貝！你終於回來囉…

上官：哼～

△ 殭屍低沉悶哼、目露駭人殺氣，面目猙獰向四人咆嘯。

杜隱：〈害怕〉他…好像不怕你耶？

珍珠：對啊…你喊他、他還比你凶哦～

杜隱：〈顫抖〉張丟…丟彈！你…是有法度沒？

丟彈：放心看我的！

△ 張丟彈氣定神閒、手持桃木劍奮力一躍，上砍、下劈、左割、右刺地對殭屍廝殺〈趣味武打設計〉，誰知殭屍全然無動於衷、反怒將桃木劍折斷，杜隱三人看得是膽戰心驚。

珍珠：哎喲～「關公面前舞大刀」

杜隱：不是啦！是「去踢到鐵板」啦

丟彈：可惡！跟他鬥陣這麼久一點兒面子也不給我，難道真要「逼狗跳牆、逼虎傷人」嘛？  
哎呀呀…〈做亂介身段〉

珍珠：好了啦別再演了，張丟彈怎麼辦啦？

丟彈：〈正經〉逼我使出絕招，來人啊排陣！

兩人：喝～

△ 張丟彈憤怒指天、只見閃電雷聲突然大作，只見三人飛身一呼、各持法寶勁爆排陣亮相；  
杜隱倒持法鈴宛如賣冰棒的歐里桑，黑珍珠持拂塵像打掃之菲傭〈趣味爆笑陣型〉

△ 張丟彈在壇前威風凜凜、率先吶喊。

丟彈：「烏」～

杜隱：「魯」！

珍珠：「木」！

兩人：「齊」～

丟彈：〈做跌倒狀〉胡亂來胡亂來…什麼咧烏魯木齊啦！你們…哇～

△ 張丟彈回頭一看也嚇一跳，邊嘮叨邊把兩人姿勢調整正確。

丟彈：哎喲～怎會這樣？聽清楚啦是「黑天暗地」，來！再一次「黑」

杜隱：「天」

珍珠：「暗」

兩人：「地」～

△ 閃電雷聲轟然助陣、煞那更顯威風凜凜，三人手持法寶與殭屍你來我往，形成趣味之鬥法對抗，不料卻失效惹得殭屍更加惱怒，把杜隱三人分別推倒在地，哀嚎狼狽不堪。

丟彈：好啊～你這無血無目屎的烏賊仔！明明敬酒不吃要吃罰酒，看我的終極武器—「降妖伏魔定身符」。

△ 張丟彈使出壓箱法寶一定身符，杜隱與黑珍珠兩人欲幫忙、反遭殭屍戲弄，分別遭定身符定住動彈不得〈滑稽定格〉，好不容易終於把殭屍制伏、丟彈替三人撕符解咒。

丟彈：自俺出道收妖以來這次最歹「溜六」，喘死人了…〈解決〉

杜隱：嚇死了…

珍珠：累死了…

丟彈：熱死了…咦？怎麼涼涼的？

△ 眾人席地而坐、圍在殭屍身旁，丟彈突然覺得一陣涼意，抬頭一看、殭屍正吹著額頭上符咒，驚嚇得說不出話來、發抖地向兩人比手畫腳。

杜隱：哎喲～別再玩了啦…

珍珠：就是說嘛…張丟彈你不累啊？

△ 三人猛然驚覺不對勁、順手勢向上望，殭屍正自己撕下符咒、狠狠地瞪著他們。

四人：〈驚聲尖叫〉哇～救命啊…

△ 殭屍追得眾人團團轉、狼狽落荒而逃，追下。

△ 燈暗落幕

### 3-3 景：花園一角

時：夜

人：上官、昭塵、燕娘、杜隱、黑珍珠、仲雲、丟彈、侍衛若干

△燈光陰森投入

燕娘：【大調】

〈唱〉驚魂悠悠～意慌亂

△ 燕娘狼狽亮相〈水袖身段設計〉

燕娘：〈唱〉莫名恐懼心膽寒，索命殭屍催魂斷

蒼天哪！驚惶折磨情何堪

△ 殭屍出現將燕娘推倒在地，疵牙裂嘴步步逼近，昭塵救母心切上

燕娘：〈驚慌〉你不要過來…

昭塵：你這怪物～

△ 昭塵心急如焚衝去、反遭殭屍一把推開，杜隱等人驚慌上、剛好接住昭塵身軀，殭屍矛頭指向燕娘、憤然怒吼。

燕娘：不要過來…你爲什麼一直要找我？

上官：〈低沉〉哼～我…恨…你…

△ 眾人聽到殭屍開口說話，瞠目結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燕娘先是一怔，對於殭屍的熟悉聲音、更是激動得無法自抑。

燕娘：你…你到底是誰…

上官：〈憤恨〉我恨你～我恨…你這貪戀富貴不知羞恥的老…賤…人

燕娘：〈激動〉啊？你…你是…

上官：我要找你報仇！老賤人…

昭塵：〈怒〉你這妖怪、我不准你罵她～

△ 昭塵救母心切、反遭殭屍擊成重傷吐血，眾人嚇得躲在一旁，殭屍逼近昭塵。

上官：你明明找死…

△ 燕娘心及地衝過去捍衛昭塵、對殭屍憤怒斥責。

燕娘：妖怪！你這惡魔！！我不准你傷害他…

上官：閃開…

燕娘：我不要！

上官：〈咬牙切齒地怒吼〉閃～

燕娘：〈憤怒吶喊〉不准你傷害我的兒子！

上官：〈呆滯〉啊…你的兒子？他是…你的兒子？

△ 殭屍突然喃喃自語、眾人則是一頭霧水，燕娘不理會殭屍、心疼地關懷昭塵。

燕娘：〈啜泣〉塵兒～

上官：〈歇斯底里〉他是你的兒子？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恨哪～

△ 殭屍失去控制、發狂怒吼衝下，丟彈滿肚子疑問，杜隱與黑珍珠連忙安撫燕娘母子。

燕娘：塵兒…

昭塵：娘～你別傷心我不要緊…〈咳嗽〉

杜隱：黑珍珠你先幫忙夫人、攙扶昭塵回房休息。

珍珠：我知道，夫人咱們走吧！

△ 黑珍珠與燕娘攙扶昭塵下，杜隱則是一臉擔憂。

丟彈：你在想什麼？

杜隱：〈嘆氣〉唉～等一下如果總督大人回來、我們該怎麼辦呢？

丟彈：實話實說就好了嘛！

杜隱：他肯相信嗎？

丟彈：這…

△ 仲雲匆匆趕回。

仲雲：夫人啊…啊？大人你也在這兒，我家夫人呢？

杜隱：哎喲～總督大人剛才那吸血殭屍又來了呢…

仲雲：什麼？殭屍又來了？

丟彈：不但這樣，時代進步了、連殭屍都會開口罵人髒話。

仲雲：你是…

杜隱：總督大人！他是我們請來要抓殭屍的，三番兩次來鬧的殭屍、就是這道長失落的。

丟彈：唉～歹勢啦！給你們惹這麼多麻煩。

仲雲：你說、殭屍會罵人，他是罵什麼？

珍珠：哎喲煞不知、他就一直追著老夫人不放，最後還罵她是貪戀富貴不知羞恥的老賤人。

△ 仲雲震驚反應、隨即恢復冷靜。

仲雲：那我夫人現在人呢…她有沒有受傷？

杜隱：總督大人！你別著急尊夫人沒受傷，倒是受了點驚嚇，所以我叫黑珍珠送她與武公子先回房休息了。

仲雲：大人！多謝你了…

幕內：【蓮花鐵三郎】

〈唱〉風平浪靜 表面上，內心波濤 怒洶洶

爲了何故 費思量？陰沉眼神 露凶光

△ 仲雲故作風平浪靜狀、其實內心波濤洶湧，輾轉不安。

△ 燈光轉場景

3-4 景：房間

時：夜 人：昭塵、燕娘、仲雲

△ 感傷音樂連接上一場，燕娘憂鬱地獨自坐在床頭。

上官：〈幕內迴音〉我恨你！你這貪戀富貴、不知羞恥的老賤人～

△ 言語揮之不去、無時無刻湧入腦海，燕娘從枕頭下、取出一柄精緻的雕刻刀，輕輕撫摸、彷彿陷入往事羈絆，不知不覺淚潸潸了。

燕娘：【黑暗路】

〈唱〉含冤帶恨 怒言語，似曾相識 惡殭屍

沉埋往事 揮不去，莫名情淚 亂心扉

△ 昭塵輕啓門扉，看見燕娘淚流滿面、於心不忍。

昭塵：【茫茫鳥】

〈唱〉娘親受驚 淚潸潸，如何安慰 開口難

於心不忍 意慌亂，雨打梧桐 情何堪

娘～你怎麼了？怎麼哭了呢？

燕娘：〈拭淚〉沒…沒有啦！塵兒～你的傷勢還沒痊癒、應該在房內多休息…

昭塵：孩兒已經好很多、沒啥大礙，倒是擔心娘親你…

燕娘：我？

昭塵：嗯～自從殭屍說那些話侮辱你後，娘就悶悶不樂、常常自己一人關在房內流淚…娘～你是不是有心事鬱在心裡？

燕娘：〈掩飾〉沒…沒有啊！可能是娘驚慌過度了。

△ 仲雲剛好聽見、在門後不作聲。

昭塵：原來這樣子～啊…對啦娘！阿爹也很關心你、有叫人燉人參燕窩要給娘親補身子…

燕娘：〈態度轉變〉好了！我不想吃，尤其是他叫人燉的。

昭塵：〈微婉〉娘～爲什麼你對爹總是這麼冷淡？他也很關心…

燕娘：傻孩子！只要有你一人的關心、娘就很滿足了～

△ 仲雲本來的笑容、逐漸被怒意掩蓋，不自主地握緊拳頭；昭塵忽然看見床上的雕刻刀、宛如發現新大陸般之興奮。

昭塵：咦…娘！這是什麼？〈拿起〉哇～好精緻的雕刻刀耶！娘什麼時候買的怎麼不告訴我？

燕娘：〈緊張〉這…

昭塵：〈撫摸〉奇怪…怎麼這麼合手？而且摸起來有種特別的感覺，就好像握住親人的手一樣溫暖呢

燕娘：〈激動〉塵兒這是…

昭塵：咦？有刻字…「上官鴻」！〈強烈音樂〉娘～這是誰啊？

燕娘：〈落淚〉他是你的…

仲雲：塵兒！

△ 燕娘欲言又止、見仲雲踏入房門，隨即沉默不語。

昭塵：爹！你也來看娘是不是？

仲雲：嗯～你自己傷勢如何？

昭塵：大夫說已經無大礙了。

仲雲：很好！年輕人果然恢復得比較快，對了塵兒！爹有話想單獨對你娘說、你先回房去吧

昭塵：〈會其意〉哦～我知道！〈歡喜下〉

仲雲：夫人…

△ 仲雲伸手欲表關懷之意、誰知燕娘有意撇過身去，讓仲雲心中怒氣、一下子爆發出來。

仲雲：我問你！殭屍說那些話、到底什麼意思？

燕娘：〈冷漠〉我不知道！

仲雲：你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燕娘：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仲雲：什麼意思？〈拿起雕刻刀〉哼！我問你、這什麼東西？

燕娘：這…〈先是激動、隨即冷漠〉這是什麼東西你又何必明知故問呢，難道你會比我還不清楚嗎？

仲雲：〈怒不可抑〉你…二十年了，那個人已經死二十年了，你還對他念念不忘，連他的東

西還偷偷藏在身邊，明明氣我…

△ 武仲雲怒氣沖沖摔掉雕刻刀，但燕娘隨即撿起刀子

燕娘：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仲雲：〈吶喊〉不准你撿！枉費…枉費我真心待你們母子，讓你們吃好的、穿好的，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甚至連兒子都幫你養大了結果換來什麼？

燕娘：這些東西誰稀罕！

仲雲：你！你…除了冷言冷語、你還會用啥來對待我？二十年來你會哪一天給我好臉色看？別忘了好歹咱們是夫妻耶…

燕娘：我說過～你只能得到我的人，永遠無法得到我的心。

△ 燕娘下，武仲雲聽到此言、宛若遭受晴天霹靂，由憤怒而傷心絕望、由絕望兒歇斯底里地狂笑。

仲雲：【都馬散板】

〈唱〉晴天霹靂 遭受雷震，言語刀劍 刺傷我心  
咬牙切齒 烙下血印，

哈哈…柳燕娘！你要為這句話付出代價，〈咬牙切齒〉我要你付出代價啊～

△ 武仲雲憤恨難消、狂奔連台

△ 燈光轉換場景〈中格幕〉

仲雲：〈唱〉復仇的地獄修羅 要傷你最親的人

來人哪！請出少爺〈幕內：是！〉

△ 音樂繼續。昭塵上

昭塵：【都馬調】

〈唱〉爹找昭塵 有什麼代誌？

仲雲：〈唱〉有件重任 想委託你

昭塵：〈唱〉為父盡孝 天經地義，爹儘管說 兒子絕不推辭

仲雲：爹想拜託你替我去一趟野人山，交接安南的國寶—「玉麒麟」

昭塵：咦？這不是皇上交代給兩位欽差大人的任務嗎？為何會變成爹的事呢？

仲雲：〈唱〉野人山 地勢險惡，兩位欽差 人地生疏

恐怕發生 意外變故，辜負聖君 期盼一場勞

爹一時不忍心答應替他們去完成任務，誰知道前幾天自己染到風寒所以才…

昭塵：【十二丈尾】

〈唱〉小事一樁 免煩惱，替爹分憂 莫操勞

仲雲：因為是交接國寶任務非常重要，為防止歹徒搶劫、蔽人耳目，帶的兵馬不能太多。

昭塵：爹！孩兒明白。

△ 昭塵不疑有它、欣然接受，武仲雲面露奸邪

△ 燈按落幕

## 第四場 疑雲

4-1 景：黑森林

時：日 人：昭塵、仲雲、黑衣蒙面人、士兵若干

昭塵：【倍思頭】

〈唱〉保護珍寶 玉麒麟～

△ 昭塵率領士兵、小心翼翼運送「玉麒麟」

昭塵：〈唱〉代父接貢 責任重，小心翼翼 返家中

幕內：〈唱〉誰料暗流 掀波浪

昭塵：〈唱〉催馬加鞭 急如風

△ 突然出現一行黑衣蒙面人〈武仲雲〉持刀攔截、阻擋昭塵去路。

昭塵：你們要做什麼？

仲雲：我問你！箱子裡面裝的、可是安南的國寶—「玉麒麟」？

昭塵：〈驚慌〉啊…你怎麼知道？你們…到底什麼人？

仲雲：〈冷笑〉哈哈～要你性命的人！殺～

△ 蒙面人一心搶奪「玉麒麟」、昭塵誓死保護，〈武打場面設計〉雙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黑衣人們武功高強且心狠手辣，眾士兵慘遭毒手全軍覆沒。

昭塵：你不能走…

仲雲：〈痛徹心扉〉啊～

△ 昭塵情急之下咬傷帶頭蒙面人的右手背，仲雲怒地反掌擊退昭塵數丈吐血，其他人見狀紛紛起刀欲至他於死地。

仲雲：〈怒喝〉住手！

昭塵：〈神智昏沉〉玉麒麟還我…

△ 仲雲示意其它黑衣人不可傷害，留他性命作替死鬼，眾人會意哈哈大笑後運貢品離去，  
昭塵終於體力不支昏了過去…

△ 燈光轉換，表示時光流逝。

仲雲：〈OS〉塵兒啊～

△ 急驚風介、仲雲〈換下黑衣裝扮〉率領士兵上，匆忙救起昭塵。

仲雲：〈心急〉塵兒！你要不要緊？

昭塵：〈甦醒無力〉爹…〈輕咳數聲〉我的胸口好痛…

仲雲：好！爹馬上去請大夫…〈故作驚疑〉咦？安南的貢禮玉麒麟呢…怎麼都不見了？

昭塵：爹～玉麒麟…讓蒙面惡徒搶去了。

仲雲：〈震驚〉什麼！玉麒麟被奪？貢禮失落？現在該怎麼辦…若是皇上知道恐怕會全家滅門抄斬，該怎麼辦才好？

昭塵：【新春調】

〈唱〉爹親哪！孩兒對不起，失落國寶 罪大如天

仲雲：〈唱〉莫非一切 是天意？ 亡我全家 心哀悽

昭塵：〈唱〉滔天大禍 忤逆天

仲雲：【都馬調】

〈唱〉豈能怪我 心肝塵兒，所有罪過 爹會一肩承擔起

昭塵：〈唱〉悲慟心碎 淚漣漓 爹～塵兒對不起你…

仲雲：男兒有淚不輕彈！不要哭～以後爹若有三長兩短…〈欲言又止〉唉～你要好好照顧你娘知道嗎？

昭塵：〈激動〉爹～玉麒麟失落是孩兒造成的，根本不關你的事啊？

仲雲：〈怒〉誰說不關我的事？你是我唯一的心肝兒子，我總不能眼睜睜看你…

昭塵：爹～塵兒知道你最疼我、咱們父子情深如果你因為替我吃罪而遭皇上處死，你可知我會良心不安愧疚一輩子啊！

仲雲：但是皇上那…

昭塵：一人做事一人當！塵兒必須對自己行為負責，玉麒麟是我失落的罪應該就讓孩兒擔。

仲雲：〈老淚縱橫〉我的孩兒…

昭塵：爹～〈強烈音樂〉

△ 父子兩人深情吶喊、相擁而泣。

幕內：【艤舻雨】

〈唱〉惡徒搶奪 玉麒麟，留人性命 為何因？

父子情深 言難盡，可憐代罪 無辜人

△ 仲雲攙扶著受傷的昭塵，竟微露出陰沉之笑容下

△ 燈光轉換，音樂連接場景

4-2 景：客廳

時：日

人：杜隱、黑珍珠、仲雲、昭塵

△ 音樂連接，燈亮

△ 聽到仲雲敘述〈默劇表演〉杜隱和黑珍珠兩人驚慌失措。

杜隱：【七字調】

〈唱〉被奪國寶 玉麒麟，到底是假 還是真？

仲雲：〈唱〉事出突然 難相信，深夜竄出 黑衣覆面人

珍珠：〈唱〉為何叫昭塵 去冒險，軟弱書生 重任難承擔

仲雲：〈唱〉三位大人 真抱歉，昨夜半暝 突然染風寒

委託塵兒 不得已，年輕人貪杯 誰能知

誤了大事 過意不去

珍珠：〈唱〉失落國寶 膽大包天

杜隱：我看昭塵不像這種人啊…

仲雲：唉～教子不嚴是老夫的錯，不敢徇私掩護、親自帶他前來負荆請罪，請大人秉公處理

〈矯情〉該赦就赦…該殺就殺！

△ 杜隱心中一震、驚訝反應後陷入深思。

珍珠：〈稱讚〉總督大人真是大公無私，正義凜然大義滅親

仲雲：〈故作悲傷〉唉～真是家門不幸啊！

杜隱：總督大人先將昭塵帶上來

△ 仲雲手一揮、士兵帶五花大綁的昭塵進入，跪在杜隱面前。

昭塵：參見大人！

杜隱：武昭塵！本府問你為何貪杯誤了大事呢？

昭塵：〈驚訝〉我…

△ 昭塵心急如焚反應目光望向仲雲，仲雲無意地撇過頭去，一切看在杜隱眼裡心中生疑，

昭塵得不到回應、無奈地默然點頭。

昭塵：對！是我不該貪杯害得「玉麒麟」失落…

珍珠：真是奧少年破少年，才幾歲就學人喝酒？現在玉麒麟丟掉了該怎麼辦？

杜隱：好了！昭塵你慢慢說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昭塵：三位大人哪～【雜唸調】

〈唱〉運寶返家 一路謹慎，半途殺出 蒙面人  
心狠手辣 天良喪盡，情急咬傷 黑衣人

珍珠：〈唱〉爲何你沒死 有性命，莫非暗藏鬼胎 與惡徒結親戚

昭塵：〈唱〉當天立誓 清白剖心肝

杜隱：〈唱〉疑雲重重 心亂如麻

珍珠：杜隱現在怎麼辦嘛？

杜隱：〈面露難色〉這…

仲雲：〈故做真情〉大人哪！

〈唱〉雖然我們父子是情深，但貢禮被奪 罪非輕  
皇上若怪罪下來 何人承擔天威怒震  
請大人秉公處理 才能無愧皇恩

珍珠：〈附和〉對對…總督說得有理。

杜隱：〈喃喃自語〉咦～奇怪？

〈唱〉人家說 虎毒不食子，總督舉止行動 使人暗著驚  
大義滅親 是表示公正，或是另有隱情 放心肝？

珍珠：〈輕推〉杜隱！你怎麼失神失神都不說話？

杜隱：啊…我在想

珍珠：想什麼？

杜隱：〈唱〉就算現在將他處死 又何用？

仲雲：〈唱〉大人若不殺雞儆猴 會人心惶惶

杜隱：〈唱〉人命關天 需謹慎設想

珍珠：〈唱〉當機立斷 才免惹災殃

杜隱：好了！本府心中已經決定，來人啊～

士兵：在！

杜隱：將武昭塵押入大牢、擇日再審。

士兵：是！

△ 杜隱與仲雲兩人憂心忡忡、各有所思反應。

△ 強烈音樂，燈暗落幕

## 第五場 解不開的結

5-1 景：中格幕

時：日 人：燕娘、仲雲、杜隱、黑珍珠、上官鴻

△ 幕起，燈亮

△ 仲雲快步上、燕娘隨後哀求

燕娘：我求你…快啊！你快想辦法救救塵兒，我求你…

仲雲：求我？哼！柳燕娘…是你先對我無情、就別怪我無義。

燕娘：我…

仲雲：～怎不繼續求我啊？說不定只要我心情一高興，嘿嘿…

△ 杜隱與黑珍珠躲在後面偷偷竊聽，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殭屍上官鴻躲在更後面監視著一舉一動。

燕娘：你…好！不管你要什麼我都答應，只求你能救塵兒。

仲雲：救他？哼！我為什麼要救他呢？這是他自己自作自受、能怪得了誰？

燕娘：〈怒〉你說什麼？明明知道他是個手無縛雞力氣的人，還要他去危險地方…〈頓悟〉  
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你！一定你是故意的

仲雲：沒錯！我是故意的又怎樣？反正他又不是我的親生兒子。〈強烈音樂〉

燕娘：〈氣憤〉你…你怎麼可以這樣怎麼…

△ 上官鴻震驚反應、微微顫抖。燕娘情急之下、碰觸到仲雲被咬傷的傷口，痛徹心扉的感覺令他怒甩開燕娘。

仲雲：閃啦！你不是說「我只能得到你的人、永遠無法得到你的心」，所以我要你付出代價，  
這…〈停頓得意〉就是你的代價啦！哈哈…

燕娘：武仲雲你回來…你回來啊～

△ 仲雲狂笑離去、燕娘不捨追下，一切看在杜隱眼裡，疑問重重。

珍珠：杜隱～你叫我來就是爲了看這個？

杜隱：〈思索〉沒錯！

珍珠：這是總督自己的家務事與國寶失落有何牽連？

杜隱：難道你不覺得那總督很奇怪？

珍珠：哪有啥奇怪的？人家夫妻吵吵鬧鬧難免的，我們不要管嘛還是回去想想怎麼對皇上交代要緊…

杜隱：不！這其中一定大有文章，快跟我繼續追下去看看

幕內：【巫山風雲】

〈唱〉疑雲難解 查真相，殭屍隨後 竟然淚茫茫

△ 杜隱強拖著黑珍珠、跟隨追下後、殭屍跳躍而出，腐爛的臉上、留下兩行淚痕。

△ 暗燈收

5-2 景：大牢

時：夜 人：燕娘、昭塵、杜隱、黑珍珠

△ 音樂連接上一場。中隔幕起，燈亮

幕內：〈唱〉母子雙人 嘯悲慟，相對無言 亂心房

△ 燕娘、昭塵母子兩人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

昭塵：娘～你不要哭了，都是我的錯、讓你這樣傷心…

燕娘：〈激動〉不是！不是你的錯，他明明知道你是軟弱之人、還叫你去那麼危險的地方…

昭塵：娘～你別再怪爹親了，發生此事爹的心裡也是很難過，人家說父子情深、爹本來想替昭塵承擔起一切罪過，是我執意不肯才…

燕娘：塵兒你錯了你錯了…他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爲了報復我他從頭至尾都在騙你，這根本是他故意設下的圈套，你知道嗎？

昭塵：娘…

燕娘：〈咬牙切齒〉武仲雲！你爲何這麼殘忍欲害死我兒子，我恨你、我恨你…

昭塵：〈安慰〉娘～爹一直都很關心我們，你誤會爹了…

燕娘：〈憤怒〉他根本不是你的爹！

昭塵：〈驚訝〉娘！你說什麼…

燕娘：塵兒！娘今天再不向你吐露真相，我怕就沒機會了…

昭塵：阿娘…

燕娘：你還記得那支雕刻刀嗎？

昭塵：你是說那支刻「上官鴻」的雕刻刀？

燕娘：〈點頭〉嗯～上官鴻才是你親生的爹。

昭塵：〈激動〉上官鴻是我爹？那…那武仲雲呢？

燕娘：他是殺害你爹親的真正兇手！

昭塵：什麼？

燕娘：【七字連空奏】

〈唱〉塵兒啊～未曾開口喉先哽

昭塵：〈唱〉晴天霹靂～

燕娘：〈唱〉陳年往事、不堪再回首，多少傷心淚

昭塵：〈唱〉無限悲，寒夜夢醒心稀微

燕娘：〈唱〉夫妻恩愛、投靠同鄉好友，無端惹殺機

昭塵：〈唱〉到底對你們做啥咪

燕娘：〈唱〉恩將仇報、欲佔我便宜，殺害好友喪天理

昭塵：〈唱〉人面獸心無恥畜牲

燕娘：〈唱〉蒼天啊～

昭塵：〈唱〉心狠手辣負情義

燕娘：〈唱〉從此鴛鴦拆分離、破鏡難重圓

燕娘：武仲雲這禽獸恩將仇報，完全忘卻與你爹是同鄉好友、傾家當產資助他在朝為官，爲了得到我，想不到有一天、將你爹騙去深山…

△ 緊張音樂起，燈光轉換

△ 時光倒流、回到二十年前〈follow 燈光投射於後方舞台〉

△ 高崖上、武仲雲拿刀押住上官鴻。

上官：你…武仲雲你要做什麼？

仲雲：很簡單…我要你死！

上官：這是爲什麼？

仲雲：爲什麼？〈仰天大笑〉哈哈…因爲我要你的妻子—柳燕娘。

上官：〈憤怒〉武仲雲！你說什麼？

仲雲：沒聽清楚嗎？再說十次也沒關係，我要柳燕娘當我的妻子，我要他當我妻子。

上官：〈咬牙〉畜生…枉費我們是同鄉好友，枉費我賣厝當衣資助你上京赴考，想不到做了官之後，今日你竟恩將仇報…

仲雲：住口！要怪只能怪你太傻了，娶個妻子這麼漂亮、才會替自己惹來殺機；哼！只要你一死他就變做我的人了，哈哈哈…

上官：畜生啊～我跟你拼了…

△ 上官不顧危險衝過打落仲雲手上的刀，兩人扭曲在一起、生死決鬥，雙方掙扎之下上官鴻被推下斷崖，仲雲先是驚慌失措、不一會兒又瘋狂地笑起來。

仲雲：死了…他死了！那我就能得到她妻子了，哈哈…

△ fallow 燈光漸收、淒厲笑聲依舊飄邈蕩然。

△ 時空回復到二十年後，杜隱與黑珍珠悄悄探頭、躲在一旁偷聽。

燕娘：這毫無人性的畜生爲了得到我，竟然害死你爹性命，娘本來欲了結自己但肚中已懷胎數月，他以你的性命相逼我怕上官家從此斷了唯一的血脈，更不忍心你尚未出世、就隨娘赴陰司地府，一時孤苦無依不得以…

△ 昭塵得知自己身世、激動氣憤不已，

昭塵：【樓台會】

〈唱〉血海深仇二十年，認賊作父忤逆天

叫我怎忍這口氣，斷翅孤鳥難冲天

想不到、想不到我昭塵、二十年來竟然認賊作父，對待殺父仇人事親至孝、百般依順，才會落得今日的淒慘下場，武仲雲啊！〈咬牙切齒〉你騙得我好慘…

燕娘：塵兒…

昭塵：上官鴻…我的爹啊～孩兒對不起你！血海深仇未報兒卻已被仇人所害，關在監牢成待死之身，上蒼啊！你爲何不開眼爲何不公平哪～

燕娘：塵兒！你不要這樣…

△ 昭塵哭天喊地、激動地痛槌自己，燕娘努力安撫、卻難掩悲傷之情，杜隱與黑珍珠身受感動義憤填膺。

杜隱：老夫人！

燕娘：〈回首拭淚〉啊…按君大人是你們？

杜隱：你們的過去我們都明白了，昭塵！你與老夫人不要太傷心、我會替你想辦法。

昭塵：唉～我已經是被定罪的人、何時會死都不知道，又有何辦法可想呢？

珍珠：那可不一定？

燕娘：大人！你有辦法是不是？拜託你快救救我兒子…

杜隱：老夫人先別著急，真相還未察明之前、我絕對不准任何人動昭塵一根寒毛。

燕娘：〈感激〉多謝大人…

杜隱：昭塵！我有些事想問你是關於國寶被搶奪的過程。

昭塵：大人請問，我絕對據實以告。

杜隱：你說「玉麒麟」是被一群黑衣蒙面人截走的？

昭塵：沒錯！

杜隱：而且慌亂之中那帶頭者的手還曾遭你咬傷？〈肯定〉我問你是不是右手？

昭塵：〈思索〉咦…大人你怎麼知道呢？難道你知道兇手了…

杜隱：如果我猜得不錯！黑衣蒙面人的真實身分正是他總督大人—「武仲雲」。

珍珠：〈驚訝〉啊…怎麼可能？

杜隱：〈微笑〉你還記得剛才老夫人不小心、碰觸倒總督大人手時，他疼痛反應是多激烈。

燕娘：是啊～

杜隱：而且還是右手，你們想想看世間哪有如此巧合之事？所以這件事從頭至尾都是他在自導自演。

珍珠：〈思索〉先奪「玉麒麟」、再嫁禍給昭塵，這隻老狐狸心肝真狠毒啊～杜隱！咱們快去抓他歸案。

杜隱：等一下！要抓人得要有真憑實據，何況他目前仍是高高在上的總督大人。

珍珠：有證據啊！昭塵不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人證？

杜隱：昭塵現在是犯人的身分怎能當人證？何況他看到奪寶的兇手是黑衣蒙面人，又不是總督大人，而且最要緊的是證據「玉麒麟」至今還下落不明，如何定他的罪？

燕娘：那該怎麼辦？

昭塵：難道我就只能成代罪羔羊，讓兇手逍遙法外了嗎？

杜隱：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國寶「玉麒麟」。

珍珠：杜隱你是頭殼壞了？玉麒麟就已經不見了要找誰拿呀？

杜隱：〈微笑〉嘿嘿…羊毛出在羊身上，當然是找黑衣人啊！

△ 眾人一臉疑惑、杜隱則是自信滿滿反應。

杜隱：放心！包在我身上，黑珍珠附耳過來…

△ 緊張音樂中，杜隱對黑珍珠切切私語，

△ 燈暗、眾人下

△ 降中隔幕

△ 杜隱連台、武仲雲上場聽到杜隱的話〈默劇方式〉驚訝反應

仲雲：什麼？要送昭塵上京城面君？

杜隱：沒錯！本府想了好幾天，失落國寶罪非同小可，若處理不好皇上怪罪下來十個腦袋也不夠死，所以我決定把燙手山芋丟還給皇上，昭塵要殺要刮讓他自己決定。

仲雲：〈驚慌〉按君大人！國寶遺失一切錯都在塵兒，千萬不可再驚動皇上，萬萬不可啊…

杜隱：負責接受貢禮的欽差是我，現在「玉麒麟」不見了，若讓皇上知道是我委託總督前去，怪罪下來我們也脫不了身。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些黑衣人自從搶走「玉麒麟」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是不是太奇怪了呢？總督大人～

仲雲：〈心虛〉對對…最近我已經加派人馬、四處查詢，如果有任何線索必定馬上通報大人。

杜隱：〈話鋒一轉〉另外…總督是否覺得昭塵那天的反應有點怪怪的？

仲雲：哪有什麼怪怪的？

杜隱：那天他心裡好像有什麼話，但是吞吞吐吐的不敢說出來？難道說…他另有隱情？

△ 仲雲聞言內心波濤洶湧、暗叫不妙。

仲雲：哎喲～大人想太多了，怎

〈警覺〉是…是啦！會有什麼隱情？

杜隱：反正現在有隱情也好、沒隱情也罷，都已經不是我能力所及的，一切就等上京讓皇上親自審問傷腦筋。

△ 杜隱故作無事狀，靜觀仲雲臉色陰晴不定。

△ 燈暗落幕。

## 第六場 引蛇出洞

6-1 景：黑森林

時：夜 人：黑珍珠、昭塵、武仲雲、上官鴻

△ 黑珍珠押解昭塵、趁黑趕路；黑珍珠故意與武昭塵一搭一唱、演出雙簧。

昭塵：【風瀟瀟】

〈唱〉枷鎖困身 無怨尤

珍珠：〈唱〉腳酸手軟 面憂憂

昭塵：〈唱〉引蛇出洞 不罷手

珍珠：〈唱〉天羅地網 從哪兒溜

昭塵：〈唱〉按君大人 用計策，瞞天過海 無人知

珍珠：〈唱〉月黑風高 又隱密，正是擒王 好時機

累死人了…〈牢騷〉這個杜隱哦～不是我愛唸他，閒閒沒代沒誌叫我這種大人物來押犯人，三更半夜押這小子回去京城，唉～真是「抓隻蟲咧屁股騷癢」

昭塵：黑珍珠大人～真不好意思都是我的錯…

珍珠：你怙怙！我若看到你滿肚子火，玉麒麟遺失了在總督府隨便判一判就算了嘛？看是要關到生蟲母還是乾脆「穢」掉，哪還用得著千里路途送回去京城見皇上？

昭塵：大人我…

珍珠：我啥米我？都是你害的啦！快走啦～

仲雲：〈迴音〉哈哈…

△ 迴音響遍整個森林，黑珍珠兩人心驚膽跳、相互依偎在一起。

珍珠：什麼人？

仲雲：要你們性命的人！

△ 仲雲黑衣蒙面人打扮出現，黑珍珠拔劍嚴陣以帶。

昭塵：〈激動〉啊…又是你？黑衣蒙面人！

珍珠：〈喜上眉梢〉哈哈～果然不出所料，蒙面黑衣人！你終於凍抹條肯出現了

仲雲：〈驚訝〉你知道我會來？

珍珠：哼！早就準備好在等你，你真囂張哦！搶奪了玉麒麟還敢來耀武揚威？

昭塵：你這可惡的惡徒！快將玉麒麟還給我…

珍珠：〈虛張聲勢〉對！快交出來、要不然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仲雲：交出來？〈仰天大笑〉哈哈…死到臨頭之人拿了又有何用呢？

珍珠：〈怒〉誰會死、試試看才知道～

△ 黑珍珠怒攻、黑衣人爲掩飾面目礙手礙腳，被逼終於露出真實面目。

昭塵：〈恨〉果然是你！武仲雲你這喪盡天良的禽獸，竟用毒計陷害我。

仲雲：〈陰險微笑〉哼哼…你們是如何知道的？

珍珠：「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總督大人請問你的手還疼嗎？

仲雲：〈看手傷〉哦～原來如此！是你們串通一氣引我出來

昭塵：〈憤怒〉武仲雲！二十年前你爲了霸佔我娘，恩將仇報害我爹上官鴻慘死，想不到現在還來陷害我…枉費我叫你聲爹，你這豬狗不如的畜生～

仲雲：〈冷漠〉哈哈…很好、很好！既然你這雜種都已經知道事實真相了，那我更加沒理由讓你們活在世間。

△ 仲雲話未止、兵器已經出手，心狠手辣招招欲置兩人於死地，千鈞一髮之際殭屍出現解圍，仲雲雖心生恐懼、但仍出手毒辣卸下殭屍腐爛之面具，現出上官鴻真實身分。

仲雲：〈訝異〉啊？上官鴻你…你怎會…沒死？

上官：武仲雲！沒見到你被千刀萬刮、我怎能先死？

珍珠：殭屍…〈害怕結巴〉殭屍會說話…

上官：大人請赦罪！我是爲了報血海深仇才裝扮成殭屍模樣。昭塵！我就是你的親生爹親—上官鴻。

昭塵：啊？〈相擁而泣〉爹～你沒死、真的是你？你沒死…

上官：上蒼有眼咱們父子才能團圓。

仲雲：〈仰天狂笑〉哈哈…既然知道你是人就沒啥好怕了，想要團圓是嗎？好！我就成全你們，讓你們父子做伙去陰司地府、好好的團圓…

△ 雙方再度一觸即發，仲雲武功高強黑珍珠三人聯手仍然不敵、且戰且退，仲雲追下。

△ 暗燈落幕

6-2 景：破廟

時：夜

人：杜隱、黑珍珠、珍珠、上官、昭塵、仲雲、丟彈、燕娘、殭屍若

干

△ 燈亮，張丟彈無聊地對月發呆、喃喃自語。

丟彈：唉～心肝仔！你是跑去那兒？如果你肯回來我就讓你住別墅、吹冷氣、吃蠟燭、按摩馬殺雞，什麼條件都答應你…

△ 丟彈話一說完，上官鴻三人狼狽不堪進入破廟，張丟彈見殭屍回來欣喜若狂地擁抱。

丟彈：哎喲～真靈啊！我條件一開你就馬上回來，太好了太好了…

珍珠：先別高興啦！後面有壞人在追殺我們，他武功很厲害快救救命吧…張丟彈！

昭塵：是啊！道長拜託你啦～

丟彈：到底什麼事啦？

珍珠：哎喲～用說的太慢、看我用比的較快…

△〈吹牌鼓介〉黑珍珠比手畫腳敘述一切

丟彈：〈害怕〉啊？原來是這樣子，但是與人冤家相打我不會啦？

珍珠：不會也得想想辦法啊…

仲雲：〈OS〉走哪裡去～

△ 仲雲追到廟中、眾人紛紛躲到後面，張丟彈故弄玄虛甩帥擺出姿態，其實暗地發抖。

丟彈：〈虛張聲勢〉喂喂…別壞人再追過來，要不然會讓你死很難看哦！

仲雲：哦～我以為是誰？原來是你這沒路用的師公頭仔。

丟彈：我咧吓吓吓！什麼師公頭仔？俺堂堂張天師的傳人—張丟彈道長

仲雲：什麼人都一樣！〈比劃劍威脅〉要性的話勸你是不要多管閒事…

丟彈：歹勢～【怒罵】

〈唱〉我做人本來就雞婆，伸張正義 維護天道

仲雲：〈唱〉「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路，劍下染血 命難逃

丟彈：〈唱〉做人應該 存忠厚，相甲肖拔你的烏仔毛〈太囂張〉

仲雲：〈唱〉要死別驚 沒鬼可做

丟彈：〈唱〉殺氣騰騰〈哎喲救命喔！〉 我無法度。

△丟彈迅速躲到眾人身後、形成有趣畫面。

仲雲：哈哈…沒用的傢伙！現在你們是喚天不應喚地不靈，上官鴻你若是真正殭屍，我還會懼怕你三分，但是很可惜你是假的。

△張丟彈聽到此言、靈機一動反應。

仲雲：二十年前害你不死，二十年後有這麼多人陪葬，你也應該滿足了。

上官：卑鄙小人…

△ 仲雲步步逼殺、眾人不知所措，危急之際突然法鈴響起，眾人順勢望去，只見張丟彈搖頭晃腦、念念有詞宛若鬼上身，眾人驚訝地目瞪口呆。

珍珠：張丟彈你怎麼了？是咧「起肖」還是咧「起乩」啊？

丟彈：〈瞳大眼睛〉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起～

△ 丟彈法印一指、殭屍們紛紛出籠聽從指示圍攻〈武打場面設計〉

△ 仲雲武功雖高但猛虎難敵猴群，終於遭殭屍制伏住動彈不得；杜隱與燕娘此時正好率領士兵前來。

仲雲：按君大人！這般惡徒侮辱朝中大臣快救我…

杜隱：救你？我抓你都來不及了還救你。

仲雲：大人你說啥？

杜隱：二十年前、你害他們一家人還不夠，二十年後連人家的孩子也不放過，枉費這孩子對你如此孝順，武總督你還算是人嗎？～

仲雲：我…〈堅硬口氣〉我沒錯、我從來都沒錯！二十年前之事那都是你們空嘴布舌故意陷害我的…

珍珠：那你盜取國寶嫁禍給昭塵，又該當何罪？

仲雲：盜取國寶？哈哈…誰看到了？有何證據呢？

珍珠：〈欲言又止〉這…

仲雲：這什麼這！沒憑沒據如何說我盜取國寶呢？

杜隱：〈正氣凜然〉證據就在總督府。

△ 杜隱話一完、所有人驚訝反應，仲雲心防更是徹底崩潰。

珍珠：杜隱這怎麼可能？我們每天出出入入、怎可能沒看到？

杜隱：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總督大人！你說對嗎？

仲雲：〈顫抖〉我…

杜隱：你以為把「玉麒麟」藏在秘密地窖，就能神不知鬼不覺地瞞天過海，想不到「鴨蛋再密也有縫」卻被老夫人無心發現，總督大人！你心肝是不是真癡啊？〈不甘心〉

仲雲：〈強辯〉但這…也不能證明是我偷的？

珍珠：對！不是你盜取的而是黑衣蒙面人偷拿的，而且是個右手被咬傷的黑衣蒙面人。

杜隱：【七字調】

〈唱〉我和珍珠 暗商量，故意放風聲 讓你心慌

果然做賊心虛 引蛇出洞，殺人滅口 自曝行蹤

珍珠：〈唱〉黑衣人、人黑衣，竟然會是 總督你

杜隱：〈唱〉放長線、掉大魚，真的鉤到 老狐狸

仲雲：〈歇斯底里地〉我沒錯、我根本就沒錯！是你們冤枉我…是你冤枉我…

杜隱：來人啊～將總督押入大牢、擇日問審。

士兵：是！

仲雲：〈吶喊〉我不要…

△ 士兵押下瀕臨瘋狂的仲雲。

上官：〈激動〉燕娘～

燕娘：〈啜泣〉相公～

△ 燕娘與上官深情對望、喜極而泣地相擁，昭塵也無法自抑；丟彈彷彿感同身受、摟著珍珠痛哭流涕。

燕娘：我就知道你沒死…

上官：我不該誤會、故意假裝殭屍傷害你…

燕娘：沒關係！一切都過去了。

昭塵：爹！娘～

△ 昭塵向兩人示意應該感謝杜隱兩人，上官鴻一家人下跪拜表示感恩之心。

燕娘：大人！多謝你替塵兒洗清冤枉。

杜隱：應該的、應該的…

上官：上官鴻今生無以回報、來世定當啣草報恩。〈欲磕頭〉

珍珠：你們快起來、別這樣子…

△ 杜隱、黑珍珠與珍珠分別扶起三人。

杜隱：【送蓮花】

〈唱〉恭喜一家大團圓

燕娘：〈唱〉苦盡甘來鹹酸甜

昭塵：〈唱〉雨過天青烏雲去

丟彈：〈唱〉拜託不通再假殭屍

△ 眾人開懷大笑，按燈落幕

END～